

送行

在喬木睡著之前都哭著。哭了一整晚，他唯一的弟弟。

幔木睡在上鋪，比喬木離窗更近，更早天黑。

媽媽彷彿撞了進來，像是長途列車的最後一段路，因為弟弟從未哭的這麼劇烈，而悠長——是紅色的睡裙長長的垂於地面，哭聲像河流一樣傾瀉。媽媽很高，當她吻上弟弟額頭時，綢布蓋上喬木的臉，他聞到茶樹精油的味道。

後來爸爸也進來了，張開掌心貼緊弟弟的臉。中指向左繞開鼻子，弟弟喜歡溫度潮濕在他的肌膚。哭聲好像小了一些，只一息，再而三的呼吸與悲傷穿過爸爸的指縫。

弟弟沒有因此停止哭泣，喬木便知道弟弟下定決心要哭到天明了。或者說，弟弟決定當天一亮便停止哭泣，所以今晚他要放聲大哭。哭聲之中喬木還是睡著了，只記得父母依著睏意依偎彼此。

因為習慣了泳隊的作息，喬木起得很早，睜眼時滿地都已經是蛋清一樣的光，爸媽在其中，像是兩隻熟睡的蝦，媽媽紅裙發亮。他知道弟弟醒著，道了聲早安。

「嗯。」弟弟好沙啞。

「喉嚨痛？」

「嗯。」

「可以講話嗎？」

「小小聲的。」

「我們不要吵醒他們喔。」

「嗯，早安。」

弟弟開始說：自己想到了大家都將會死去。喬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點頭，他說我理解，想將手伸向弟弟，可弟弟卻躲開。你可不可以認真聽我說，弟弟說，我做了一場夢。

父母依然躺在地面上均勻的呼吸，兩人共享一條毯子。

／

關於死去的謎題，比慢木的夢更之前，是從金魚開始的。弟弟哭泣的那日早晨，喬木透過泳隊朋友的口述知道這件事。金魚事件發生的那天他因為參加比賽不在，捲毛在四濺的水花中口齒不清，抬頭蛙式告訴他。

其實最開始他聽成鯨魚，直到捲毛告訴他：金魚是在第四水道被發現的，只好試圖想像，一團碩大無朋的深灰色可以沉沒在池底的馬賽克磚上，他不禁鬆開緊繃的脖子，探下頭，再次抬起換氣時，他見到連池頂的天光也能夠遮蓋的小山。

金魚出現在這間游泳館的池中，甚至是被捲毛徒手撈起，他說差點滑進岸旁的排水孔中，喬木說他是白癡。吹笛聲，教練站在岸上，手裡握住細長的槳。

教練敲了敲捲毛的頭，因為只有他一直冒頭。

「有沒有人想起來了？」教練吐出這話時很兇，但他隨即坐下，讓茂盛的腳毛浸入池內。大家都知道，教練哪怕只有腳泡在水裡時，都比穿著衣服好相處很多：「今天一定要和大家講清楚，必須的。來，都抬起頭。」

「搞不好事實就真的不是我們。」捲毛說。

「我相信你們——也沒有用。你們主任不是也相信你們？」教練將槳橫放在腿上：「老闆說了，金魚的事情一定要有人出來道歉，否則，他這裡以後就不會再租給你們學校了。」

「那就沒有人會來了。」喬木說完，自顧自地韻律呼吸。

「我們真的不知道。」有人回應教練，其他同學點頭。

教練也同意，沒有打算多說什麼。拍了拍手，讓大家準備上岸。

「之後讓你們主任來處理吧，我是希望以後還能看見你們。走了走了。」他想了想，又說：「這件事你們沒有被嚇到吧？」

喬木撐起身體，微不可察的拉開泳褲，讓生殖器的形狀不再明顯。他注意到捲毛直直看著他，做了一樣的事。

「不是你丟的吧？」他問。

／

泳隊的學生走回學校，高中和國中小部共享同一所校園，喬木在校門的左側見到弟弟，他向他揮了揮手。

走進教室他知道陳駿的死訊。

陳駿是他們的訓導主任。他投海自盡了，死於陰天的大風之中。喬木沒有反應過來。

同學告訴喬木這件事時，煙霧環繞。這天早自習安排了煮火鍋的活動，卡在了一個古怪的時間點。他不太確定的反問回去：「妳是說主任死了？」回應的同學卻變了臉色，皺著眉頭讓他不要大聲宣揚。

泳隊晨練的時間和學校的早會重疊。而就在今天早會上，校長平靜告知全校陳駿的死訊，隻字未提細節，全校默哀五分鐘時，喬木正想像泳池中的巨大鯨魚。

然而主任的死因還是在默哀之後迅速傳開，喬木不知道源頭在哪裡，也不知道消息的準確性，像是喧囂，蒸騰中火鍋裡醞釀。

喬木只覺得這些高麗菜味同海帶。當湯勺交到他手上，他被透過煙霧的光刺痛眼睛，自己像是到了葬禮現場才聽聞死者的訃聞。

「如何？」捲毛問他。捲毛面色如常，他是高中才入學的，應該和陳駿不太熟。

「沒有看法。」喬木說：「還是你說的是金魚的事？」

「那你又怎麼看。」

「我也沒有看法。」

「我在跟白癡的人談白癡金魚。」捲毛喝湯：「這是我的看法。」

「怎麼會有人會被金魚嚇到？」

「因為牠們死了吧。」捲毛是在敷衍。他原先這麼以為。

「白癡。」直到他聽清楚捲毛的聲音，喬木才察覺到捲毛不是在敷衍他：「你還好嗎？」

捲毛又喝了一口湯：「白癡。」

忽然。陳駿就好像海風一樣颳了過去，被幾隻肚皮泛白的金魚覆蓋。

這是他最終拼湊而成的陳駿投海現場：

從校門口直走，車站後對著站口的朝向轉彎，一整條漫長的、佈滿路燈的下坡之後，平日人煙稀少的漁港，一座彩繪過的觀光吊橋，橫跨了自海堤長長延伸出去的凸起，直入大海，它的盡頭——他們找到了陳駿堆疊整齊的衣物，內褲和皮鞋中的長襪，被一顆紅色的磚頭壓著，沒有遺書。

這一天為他留下了這兩個謎，金魚，還有陳駿。

／

也就是在這天，弟弟哭了一整晚，他唯一的弟弟。

太陽出來後弟弟睡了一點，做了一個夢：

夢裡弟弟坐在學校操場上在溜滑梯上在黃色的水管和綠色數字滾輪之間。校門口外有星星，那天上就不需要而天上只有一顆月亮。月亮有靈魂，便有了尊嚴，它說不倚靠太陽的光，它燒自己，自體發光。比自己高的女孩長的有點像哥哥，也有點像媽媽，坐在身旁的女孩是國外來的，她頭髮及腰會用肚子說話。她說：從這裡跳下去，就會死掉喔——可是往下一看不過一公尺不到的地面，他看見黑暗卻能清楚看見軟墊和雜草。竟然深信不疑。

「我覺得好可怕。」

「你覺得自己會死掉嗎？」

弟弟想了想，不太確定的搖頭。

喬木想起今早弟弟的神情。弟弟很愛哭。

沒日沒夜的哭，一次也不曾大哭，從不會輕易妥協。

某一天晚餐爸爸責備弟弟，而媽媽提早下班和家人晚餐。爸爸問，弟弟便哭。並不是一次激烈的問責，因為他記得媽媽才剛開始有些慌張的試圖緩頰，奇怪的事就發生了一——當喬木和父母的注意力渙散而將心思放在播出的新聞上。

爸爸沉默許久，雜音和重複，直到餐桌上只剩下新聞和弟弟微弱的抽泣聲時，它們竟然遙遙相望。原來自始至終，喬木六歲的弟弟都只是因為新聞而哭泣。

因為螢幕之中好多傷口、車輛無機的相撞、一場火災，這麼混亂的一天，弟弟才不過模糊明白這些，他是透過整個身軀都投身於這螢幕之中來弄明白的，這樣，讓他難受的哭了起來。

這些細節都是喬木後來才慢慢搞清楚，可不妨礙爸爸那天幾乎是帶著羞愧的沉默。後來，爸爸很少因為哭泣而惱火。

「所以就是像你剛剛說的，你擔心其他人：爸爸媽媽、我、其他老師。有一天會死掉嗎？」

「這個你前面和我說過了。」弟弟看著他，一樣搖頭：「我會死掉，你們會死掉。」

「是，是一樣的。可是如果是一樣的，那你在害怕的是哪一處？」喬木想，而且，如果是一樣的，那弟弟是想像哪一種視角去感受？自己的死亡，或是身邊的家人。他不知道弟弟會不會想的那麼遠，弟弟的害怕是屬於自己的。

「我害怕死掉。」

「誰死掉？」

弟弟不願回答，他別過頭去。喬木發現弟弟在發抖。想要抱住他卻被弟弟又一次躲開了。喬木對於自己僵硬的妥協被拒絕，感到有些氣惱。

「我會死掉。」喬木看見慢木修剪整齊的腳指甲：「我的意思是說——我知道我一定會在某一天，和你，和爸爸媽媽，和陳駿一樣的——百分之百。」

剛剛說完他就後悔了，高中部和國小早會一同進行，弟弟一定也聽見陳駿的死訊：「爸爸媽媽他們也知道這件事情，這沒有什麼特別的，陳慢木，你明白這件事情嗎？」

弟弟沒有回答。喬木已經消了氣，但還是決定先叫醒爸爸媽媽。

「我在生氣。」弟弟說：「因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還要一直說你理解。」

「隨便你。」喬木又改變主意，想要先去準備早餐。

弟弟卻跟了過來，主動撕開起司的包裝紙。

「你要做什麼？」

「幫忙放起司。」

「你不是生氣嗎？」

「對，但是只有一點點，我還是要幫忙。」弟弟打開烤箱：「而且我想要問你，主任有沒有請你吃過福利社？」

「陳駿應該請過每個人。」

「那你都不傷心嗎？」

「我很傷心啊。所以這就是你害怕的嗎？陳駿——走進海裡的事。」

「我覺得我害怕的是，」弟弟像是陷入長長的思考，又好像快要哭了：「我想不下去，我不像你。」

喬木轉頭拿出冰箱裡的牛奶。

／

喬木又一次將頭埋入水中，這一次他看見了金魚。

金魚明明就是橘色，為什麼要叫做金魚？他知道，金魚本就多彩，但既然能夠帶上顏色總稱，那就一樣可以替換這個總稱的顏色。泳池的藍是因為磁磚也可以是天空，懸浮於其中，在岸上一樣依循無法反射光的缺憾決定顏色，只是在泳池之中，光總要夾帶一絲藍色，不論給予，不論回返。金魚在池中，分明就不是金色的。

捲毛第二個發現金魚，大呼小叫。

「動靜小一點。」浮出水面後喬木喊了回去。

教練過了幾秒，才試圖喊住接連跳下水的學生。很快他喊來泳池的老闆。

外面太吵了，喬木又一次沒入水中，他看見——

金魚不再游泳了，牠正垂直的下墜。他未經大腦就想伸出手卻估錯了距離。重重壓下頭，傾斜，腰發力來收攏雙腿，而雙手成蛙手向下滑動，重心完全轉向後收起的腳踢出，最直覺的是蛙腿，順著推力他向著金魚游去，轉為蝶腿，伸出手。

可金魚下墜的速度就像是死亡如一顆石子進入牠的身體。白色朝上，就這麼落到池底，而喬木的手才遲遲的碰到牠。那種堅硬甲質和潮濕軟爛的觸感像是一種詛咒。

喬木出水，手捧著金魚，他很想就這樣丟掉牠，但他不敢。

金魚不可能是活著的，那為什麼牠會在手上蠕動？他想起自己昨日的問題這確實可怕。

外婆。外公去世之時他還太小，沒有一點印象。後來，外婆隨著外公而去——他不確定，但他們是葬在一處的——葬禮上，他見過外婆的身體。是的，那是外婆，不偏不倚，沒有一點被調換的可能，過去幾日被冷凍在某處她臉上鮮豔的妝，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那麼白的粉底。喬木不認為那是外婆，那幾乎，那簡直，就只是一塊剛剛解凍的肉，人的身軀，待焚去的衣衫，妝。一塊如此的肉。

手上的金魚讓他確定了。現在，他再一次見到失去生機的軀體之後，他想要不顧驗證和懷疑就這麼斷言，這可怕的鱗片與蠕動，不屬於此刻以後任何一種生機。

泳池老闆大發雷霆，確定兇手就在他們泳隊。教練也是黑著臉聯絡了學校，今日不知是誰將要趕來。

無論如何，他先招呼學生們沖澡。有什麼事都等你們穿上衣服，這是正事，教練說，帶著老闆先出去了。

公共泳池的更衣室各有其怪味，這裡已經是喬木待過最舒服的一間了。卻也只有這間更衣室連鏡面都攀附青苔。喬木跼著腳踏進浴間，選擇用手背推開水龍頭，反覆搓洗。

弟弟說他害怕「死掉」，他便以為自己理解。可是剛剛親手摸到的金魚，生命不在裡頭的軀體，這種觸感弟弟難道知道嗎——這並無什麼所謂，是他需要好好思考，因為自己錯了，喬木的胸口發燙，他錯了。

擦乾身體，他離開浴間時人潮已經散去，只有身旁一道水聲。

是捲毛，捲毛還穿著泳褲，或許是疏忽未鎖上的門半開，靠著有點黃斑的隔間讓水沖刷。

「太悠閒了吧？」

沒有回答，片刻後，好像才想起自己忘記關門，手搭在門上，卻又停住動作。捲毛眉頭皺起，改變了臉上的水流而被喬木察覺。

「變笨了？」

喬木看著他，覺得他們很像，都不夠討人喜歡，也很難自得其樂。

喬木覺得自己是懷疑鄰居小孩偷走斧頭的壞大人。

他選擇直接問：「你是什麼時候養了金魚？」

捲毛立即要回話，話到嘴邊又強行收回，發出了嘖的一聲。直到適應在水流中睜開眼睛，才緩緩開口：「你相信我嗎？只有剛剛那一隻是我帶來的。」

喬木相信了，因為沒有說謊的理由。

「為什麼？」

「那是阿姨——就是我爸爸他老婆的魚。」

「原來你討厭她？」他知道捲毛有一位繼母。

「不是，我不討厭她。」捲毛接著說：「我以為我弄死她的金魚。總之，昨天我把金魚撈出來，裝在袋子裡，當然有水，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但魚很快就不動了。」

「你不能找個垃圾桶或土埋了牠嗎？」

「因為我是白癡。」整天將白癡掛在嘴邊的因果報應，喬木想。

喬木選擇在門口等待捲毛，他知道捲毛還沒有想好該怎麼辦。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他感覺到身邊的人好像都有點變了，他很隱微的，萌起一種被拋下的慌張。

「你就跟他們說，你是因為陳駿的事被嚇到了如何？我會和你一起說服他們前一次不是你做的。」

捲毛沉默。喬木坦承的告訴他：「我也被那些魚嚇到了，很奇怪，我覺得我們昨天都把話說得太死了。」

「那上一次的魚，到底是誰丟的？」

「不是我，也不是你。」

「那陳駿呢？你是怎麼看他的。」

「或許跟我沒有關係。」喬木看著捲毛，想到了自己的弟弟，有股不知所措的羞恥靜靜的消失了：「不要難過，我也一直在想這件事，我可以答應你想明白之後，會告訴你我的想法。」

捲毛卻像是忽然下定決心，對他說：

「和我有關。」

捲毛告訴喬木。她的繼母和陳駿自小就是很好的朋友，但是關於陳駿死去的消息太突然了，繼母一直相信只是失蹤，直到捲毛在學校聽見事實，他是他們家中和陳駿最陌生的，卻得由他來一一告死。捲毛還沒醒來。

「我沒有和陳駿去過福利社。他約過我，但是他那天忘記帶錢包了，所以他說這次先欠著。」

「後來他忘了？」

「後來他死了。」

「你繼續說。」

「但是他那天告訴我一件事，他自己的事，我不知道為什麼？」捲毛以一種前所未有的不確定看著喬木：「他在很小的時候，和家人到了一個教堂，是那種觀光客很常去的教堂，他說他在門口看到一隻魚，放在擺明信片的木桌上，玻璃、矮矮的魚缸裡，那時一個人都沒有，風很大。」

「我們還有時間。」

「我會快點。在那裡，他伸出手把那隻魚撈了出來，把他放在地板上，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發現，只知道風真的很大，大的好像把他家人都刮走了，把教堂和路樹也刮走了，只剩下他和那隻魚掉在快被風吹起來的草地上，就好像死了一樣。」

「還有後續嗎？」

「他跟我說，他後來養了幾隻金魚，一直小心翼翼的照顧他們。死去了一條，就再養一條，然後他和我道歉，因為自己忘記帶錢包。」

當他也撈出繼母的金魚時，他慌得忘記能夠放回魚缸，這片泳池是他能想到唯一的水源。

捲毛嘆了一口氣，自己一人朝著教練和老闆走去。

／

其實最開始，喬木擔心弟弟在學校被霸凌。

他知道討厭他弟弟的人存在，他會對這些可能的厭惡感到輕微的胸悶，他試著讓自己明白。於是他誠實的想：是的，自己很喜歡自己的這位弟弟。

但弟弟沒有被霸凌，他只是如常的過完那一天，然後害怕一種喬木不理解的死亡。

他來到福利社的門口，這裡像是一個被挖掘出的洞穴，在一樓和地下一樓中的樓梯間，本來要是牆面的地方深深的往內擴大後，就是這所學校的福利社了。

他來到這裡，是因為捲毛的坦白。

陳駿有一個習慣，他會請每一位和他聊過天，認識彼此的學生到福利社買個小東西，並且只有一次。這表示，他會記住每一位有過或沒有過被他給予小小餽贈的學生。

只是那天陳駿將錢包忘在辦公室中。

那麼，陳駿是否還記得這件事呢？在捲毛的印象之中，陳駿是個嚴肅的訓導主任，雷厲風行，重視規定——讓自己嚴厲的明明白白，反倒使人能安心的待在他身旁。陳駿讓人信任，他是活生生的主任，至少對喬木和他身邊除了捲毛的每一個人，他也是一片空白的死者。

而捲毛是個輕浮的人，往好的說，輕盈的人。他羨慕主任那樣厚重的可能性，不能理解要如何承受。捲毛開始對這間福利社有些牴觸，他也不清楚自己為何會這樣，就像為什麼他帶走了繼母的金魚？

陳駿早早就帶喬木來過福利社。

那天陳駿領著他們，停在樓梯口，那時他也國小，因為數學成績優異轉學到這所學校，陳駿一視同仁。才往下走幾步，轉頭，陳駿高大的身影用膝蓋擋住他的臉，他有些害怕。

可他握著手上的五十元硬幣，又忽然的覺得安心了，好像真正的陳駿是他握在手中的金色硬幣。硬幣被握的熱熱的，這樣的溫度——當然，是他傳給陳駿的。

然後陳駿就簡簡單單的。如他忘記那天的麵包哪去了，一樣消失。他竟然還是在塵埃落定後才知道了這件事。

喬木買了兩包餅乾，在國小部的走廊邊緣見到弟弟。

弟弟沒有發現他，正在和幾個同學談話，喬木發現幾名同學隱隱靠在一起，和弟弟對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堆疊，像是在說服弟弟支持他們。因為弟弟更靠近他，聲音宏亮，喬木只能聽見弟弟的聲音，以及陳駿的名字。

他本以為這會演變成衝突，但他看見那些人緊緊靠在一起的姿態開始放鬆了，他聽到弟弟對他們說：「我也會為你們悲傷。」

看到孩子們站在一起。喬木決定耐心等待放學。

／

弟弟比他早一些放學，自己搭著公車回家。喬木將餅乾遞給弟弟，弟弟沒有立刻打開。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很神奇。」

喬木打破了沉默。

「我指的是你那麼愛哭的事，一個人有這麼多的眼淚能流。」

「你很無聊。」弟弟不太高興。

「我沒有看過有人會每一次看新聞都哭成這樣。」

「我現在不會那麼誇張了。」

弟弟說過，他也會一起悲傷，喬木牢牢記住。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喬木說。他一直都這麼認為。

弟弟說他無法再想下去，這是關於「死掉」的線索，而他想要幫助弟弟。

「走走，好嗎？」

剛被他誇獎的弟弟心情好了起來，同意和他一起踏著夕陽離開。

兩兄弟的家不算在什麼都市地區，郊外，也是家外最近的超商有片自有的，過大的停車場。停車場一側被護欄圍住，底下是坡，坡長成林，順著鋪地的泥土接壤黃沙，綠林也過渡成為防風的硬樹。

築於崖上因為可以遙望大海。

「風好大。」弟弟說。

「是啊。」

喬木也曾認真的思考過，關於死亡的感受，差不多就是在弟弟現在的年紀。這種想像令喬木幾乎要哭出來。那是無從繼續。是如同藤蔓攀附於他的身軀，枝葉開散，葉片萌生，面紗一樣覆蓋途經之人的面容。然而這些仍然增生攀附之物，自由自在，實則一片空無。

就像是被困在那裡。

「你感覺到陳駿好像被困住了？」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弟弟點頭，打開餅乾：「我不理解他，他的家人和朋友。」

「你願意想像，這真的很了不起。」

他想起軀體，一個死去的人，即使不如陳駿的屍身至今仍未尋獲，或是殘破。即使是在萬全的冷凍之後，精心裝扮的肉身，他今日也已經知道那：不屬於此刻以後任何一種生機。

生命，海風和弟弟打開餅乾的聲音。

金魚的眼睛無法闔上。泳池老闆憤怒於那些沒有過往的金魚，牠們在一群不曾意識牠們生命的學生圍繞下死去，石子落地，沒有存在過一樣。

「你是在為了自己傷心嗎？」喬木問。

「我也想為了你和爸爸媽媽傷心，明明我不認識其他人，這很怪嗎？」

「哥哥也還在思考，也還在學習。我們一起。」

又一陣沒有鹽分的海風吹來，吹散了喬木本來也想打開餅乾的念頭，他忽然，也覺得好悲傷，他哭了出來。

「哥哥。」弟弟靠的近了一些，很快的，他微量的落淚。

「往下看，這一整片海灘，如果向上延伸，會接到學校外面的那條公路。」喬木遙遙的伸手，撫摸海平線：「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我們離那裡遙遠的，連光都得要走上幾天的話，我們就能夠見到陳駿。」

陳駿，即使我們幾乎不了解彼此。陳駿，當你在那片海堤上將自己脫光時，難道不冷嗎？沒有鹽分的海風一樣扎人，喬木想像自己裸身，感到疼痛。陳駿，你是在放學後獨自走往的，和現在差不多的時間，再一下，太陽就落山了，你是真的不害怕一整片的漆黑吞噬你嗎？

「不要哭了，和我一起看清楚。」喬木抱住弟弟的肩膀：「如果我們能在這裡，遠遠的目睹陳駿走進大海，你會覺得好過一點嗎？」

喬木知道自己為何愛著弟弟了。

如果，在自己深深感到恐懼的那些空虛之中，弟弟卻能，即使隔著不可能的距離，也能夠為自己感到悲傷的話，他都能感覺到少許的安慰。

自己是因為活著才能夠感到安慰的。

「我覺得可以。」弟弟用力的感受過後，開口：「嗯。我還是很悲傷，但我覺得好多了。」

沒有人目睹陳駿的死亡——連金魚都能被撈起。那一場光景依然在這幾個日夜環繞，環繞在除非閉合否則永不止息的海岸線上。在黑夜完全降臨之前，陳駿你的樣子一定留在那一場光景之中的可是你——可是這樣你不就永遠永遠困在那道光之中了嗎，你是否想要，被人看在眼裡？你究竟是否想要真正死去。

喬木能夠感覺到弟弟溫柔的顫抖。

陳駿，你走向大海的路上，想必天已經黑了。喬木想著，現在的他 and 弟弟一樣，無法，或許永遠無法得知陳駿眼睛後面，是勇氣還是超出他們想像的悲傷。可是他們兩兄弟會將一切都看在眼裡，遠處的海黑乎乎的，陳駿已經完全消失了。

喬木抬頭，今夜，這麼大片的星空像是要把他們都給吃了。

「回去吧，哥哥，我們沒有和爸媽說。」

喬木以為弟弟說的是今夜的星星。很快他了解弟弟是不想讓爸爸和媽媽擔心，他點點頭。回去吧，在爸爸和媽媽死去之前。